

步入「後現代」的多層次人間佛教

李四龍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人間佛教」現已成為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共識，尤其是在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教團的持續推動下，「人間佛教」成為一個中國佛教由衰轉盛的核心概念。其中的關鍵因素，是中國佛教自覺與時代同步。從太虛大師開始，人間佛教的實踐動力，絕大部分源自中國佛教的現代化。譬如，星雲大師反復強調「現代化」，希望「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融和起來」（〈如何建設現代佛教〉）。

「現代化」，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最大的心願。不過，當前中國很少有人再提「現代化」，似乎各方面都已實現現代化，能和西方一樣步入「後現代」。但我認為，中國佛教的「現代化」遠還沒有完成，需要繼續梳理自己的時代處境。

一、持續接納「現代性」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說起來輕鬆，做起來極難，因為「傳統」和「現代」這兩個概念都不好界定。「現代」，指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現代主義，還是單純就指「現代化」或「現代性」？佛教的



現代化，既包括傳統佛教需要適應源自歐美社會的現代制度體系和現代知識體系，也包括傳統佛教需要面對越來越多具有現代觀念的信眾群體和其他宗教乃至排斥宗教的群體。「現代性」是一個概括出來的抽象概念，是在現代制度體系和知識體系基礎上對「人」和「社會」的全新理解，體現不同於古代的價值觀念。在過去 100 多年裡，亞洲社會從單向度地學習西方，逐漸發展成西方社會的平等對話者或全球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及其文化傳統，包括佛教在內的亞洲宗教，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身分認同，其自身價值得到現代社會的普遍認可。

但這種普遍認可，總體上還是處在世界文化「多樣性」的框架內，佛教雖有「世界宗教」之名，但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價值仍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確認。相對於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全球佛教徒的總人數仍相當有限，甚至在亞洲的傳統佛教地區，佛教徒人數也有不同程度的萎縮。這意味著，佛教的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完成，亞洲佛教界需要齊心協力，維持一個相對穩定而開放的世界宗教格局，讓佛陀的智慧繼續成為點亮人類的心燈。而要完成這樣的使命，必須依託佛教界自身的力量，「人間佛教」是當代佛教最耀眼的一種實踐法門。

太虛大師在 100 年前呼籲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革命」一詞或許言重，但他指明了中國佛教現代化的三大領域。過去的 100 多年裡，佛教學術欣欣向榮，但能否轉變成為佛門的教理建設，迄今還難下斷言。幸運的是，星雲大師有關「人間佛教」的各種論述，可以為中國佛教的教理建設提供了一個建設方向，「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就是人間佛教。以人間淨土為目標的教理建設方向，應該是人間佛教未來教理建設的基礎。教制、教

產改革，是星雲大師一生最值得推崇的偉業。佛教的制度，尤其是寺院的財產制度，高度依賴外部的社會環境。大師依據社會環境的轉變，將「眾生平等」的佛教理念貫徹到寺院的民主管理和財務制度，做到了僧團的「利和同均」，杜絕了明清時期佛寺內部近乎氾濫的財產私有制。

僧團管理上的民主制和財務上的公有制，保障了佛寺成為健康的、開放的社會空間，成為十方信眾值得依賴的公共活動場所。佛教的活力，其根源來自佛寺成為社會上主流的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的凝聚力，當然是佛法。但要維繫這種凝聚力，使佛寺成為信眾能信任的公共空間，佛寺管理民主制和僧團財產公共制是其重要保障。佛光山的成功，得益於這種現代制度的確立。

有了制度保障的佛光山，因此就有可能把信眾的捐贈用於各種各樣利益信眾的事業，尤其是它的文教事業。教育和文化機構，是中國從晚清封建社會轉向近現代社會過程中湧現出來最有活力的社會空間。古代中國在社會層面上的文教事業，大多數由佛寺、道觀等宗教場所承擔。但近現代中國文教事業的快速發展，導致佛寺等宗教場所的重要性顯著下降。「人間佛教」的深層內涵，是如何讓佛寺的社會教化功能重新回到主流的社會空間？這就不僅是管理和財務的問題，而是要使傳統的佛法能有現代的形態。星雲大師以其方便善巧做到了這一點，從國際佛光會、數以百計的海外道場、多所有一定知名度的佛教大學和研究院，到出版社、電視台、報紙、期刊等大眾傳媒體系，乃至遍各地的滴水坊、美術館，都是以現代方式接引信眾、服務社會的公共空間。

未來的人間佛教必須像大師那樣，不斷開拓能被信眾接受的公共空間。



二、自覺維繫「主體性」

人間佛教的語境，整體上處於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過程。因此，人間佛教的實踐，必須自覺維繫中國佛教的「主體性」。中國佛教的特色，首先是因為有一整套的漢譯印度佛典和各宗各派的漢語佛教典籍，中國佛教宗派實現了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和發展，特別是「禪宗」的出現，在西方世界幾乎已是大乘佛教的代名詞。星雲大師這一代，佛教的生存是他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頭等大事。年輕的朋友若不能體會到這一點，可以先有意識地考察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海峽兩岸的佛教處境。

當代中國佛教的「順境」，得益於趙樸初、星雲大師等這一代的拼死努力。但接下來的人間佛教，恐怕會有新的困難。如果說，上一代重點解決了物質上的困難，現在則要面臨精神上的困難。人間佛教的發展，開始進入佛門教理建設的關鍵階段。

我寫過一本書《美國佛教》，目的是給中國佛教界介紹亞洲佛教團體如何在西方社會實現現代轉型。但我們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處境，又不同於亞洲佛教在美國社會。美國佛教可以標榜「第四乘」佛教，即在南傳上座部、漢傳大乘佛教、藏傳密教基礎上的新發展階段，但未來的人間佛教不能有這樣的定位。對自身傳統的堅守，應該是人間佛教一項重要的初心使命。人間佛教的發展，不能以犧牲中國佛教主體性為代價。

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裡，湧現了很多以實修出名的大居士，他們的基本特點是融合禪密戒淨，尤其是禪宗和藏密的結合。他們的修法和著作，在居士中間相當流行，有的也很有社會影響力。這個居士佛學群體，比僧團更愛講生死解脫，一方面講解複雜的佛學理



星雲大師開啟方便法門，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宣講員」考核，讓在家信徒有機會宣說人間佛教真義。（圖 / 佛光山彰化福山寺提供）

論，另一方面又介紹經過了他們自己整合的禪修體系。主要是在僧團傳承的人間佛教，如何應對這樣的居士佛教，實際上有一定的難度。這個問題現在之所以並不突出，主要是因為居士群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很難形成有價值的法脈傳承。但現代居士佛學群體的出現，挑戰了中國佛教

的主體性，有些個性強的居士甚至否定中國佛教的合法性。因此，人間佛教應展開自己的教理建設，融合諸宗諸派思想。

我近年主要研究歷史上漢譯佛典的解經實踐，集中整理南北朝、隋唐時期漢語佛教解經文獻，希望從中提煉出支撐中國佛教的若干種漢譯佛典，研究各宗各派對這些核心佛典的詮釋史。這項研究，是想重新釋放漢傳佛教各宗派在教理上的開放性。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諸宗教理，實際上是歷代祖師不斷提煉和概括的結果。譬如，天台宗把「一心三觀」、「三諦圓融」、「一念三千」等思想看得很重，這是歷代祖師不斷簡化的結果。我們現在則需要把握智者大師當年提出這些思想、歷代祖師弘揚這些教理的初衷思路，從而把各宗派的教理放回到佛教史的語境。這就是教理的開放性。以



漢譯佛典為依據，以適應現代社會制度和現代知識體系為導向，重新詮釋各宗派的教理思想，應該是人間佛教近期的重要任務。

也就是說，僧團在強調其信仰特點、方便法門的同時，還要突出支撐佛教的教理思想體系，體現這些教理所蘊涵的基本哲學問題、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這是建構一個多層次的人間佛教，做到弘法利生和教理詮釋並重，使佛教徒不僅是一個有信仰的群體，同時也是一個有文化的階層，能與時代最新知識體系進行有效互動的群體。當然，佛教徒也是分層的，並不能要求所有信徒都能掌握前沿知識。

未來的人間佛教，必須意識到教理建設的重要性，要自覺維繫中國佛教的主體性，具備領導居士佛學群體的知識水準。

總之，人間佛教已經取得共識，未來必將更有作為，開創中國佛教的新境界。

